

文苑春秋随笔书系



周 劭 / 著

文饭小品

上海书店出版社

文苑春秋随笔书系

文饭小品

周劭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丛书策划: 龚建星

责任编辑: 剑 箫

封面设计: 程 钢

封面版画: 张德宝

· 文苑春秋随笔书系 ·

文 饭 小 品

周 劭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福州路 42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曙光印刷厂排版 昆山亭林印刷总厂印订	1997 年 4 月第一版 1997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625 字数 203 千 印数: 0001-5000
ISBN 7-80622-170-0 / I·60	定价: 14.00 元

目 录

早期清史的两座名山	1
廉政与养廉	4
《新月格格》索隐	8
刘罗锅其人	11
《官场现形记》上荧屏	14
圆明园与颐和园	17
溥仪迁葬	20
“满洲国”琐谈	23
从“日记”谈到《郑孝胥日记》	26
人境庐与海藏楼	30
谈龚自珍	39
《戏说乾隆》与乾隆	43
关于珍妃	46
清代的太监	53

明代的妓女	63
《孽海花》人物世家	73
德龄公主	77
魂兮归来, 张爱玲!	79
文人的肥瘦寿夭	82
杨度同志	86
林语堂和他的乡亲们	89
剥皮揸草	92
钱牧斋顾亭林幸逃文字狱	94
牧斋功臣仲联	97
密码入诗	100
也谈避讳	104
卢前王后	107
孔氏世系	110
纪晓岚评诗	113
八股文·青词	116
倒贴稿费的文章	119
基本英语与洋泾浜	122
“自是图‘全’非易事”	125
卖文不卖身	128
大臣风度	131
一个半人才	134

外交书话	136
能上能下	146
晚清奇才张荫桓	149
尴尬奇才唐景崧	153
老新党鹤语	156
老新党鹤语续话	159
畿纬奇谈	163
闰八月之谜	166
《干禄新书》与《福惠全书》	169
“臣”与“奴才”	172
关于御医	175
伴读考释	178
海峡旧闻	181
我与海军	184
空难与海难	188
略谈印泥	196
邹韬奋与戈公振	199
《梅兰芳》与梅兰芳	202
苏州的宰相	205
吴官幽径	214
鲋肺汤	218
吴门笈影	221

瞬息浮生六十年	231
海京伯	239
功德林	242
《清诗的春夏》序	245
《闲话皇帝》序	250
《黄昏小品》序	252
《复庄诗问》序	255
《一士类稿》跋	260
后记	265

早期清史的两座名山

修一代之史，必须在国亡之后，长期从事。我国被称为史学王国，便是非常重视修史这项工作。所以修前代之史，总是慎重将事，如《明史》修了百余年才得告成。北洋政府开馆修清史，那真是荒谬绝伦，虚耗民国纳税人金钱，适成“秽史”，而又成为禁书。解放后虽蒙弛禁，这部《清史稿》也只好算是一些资料而已。然而短短十多年中，却出现过两部“断代通史”：一出诸异邦学人，一出于弱冠少年，即东人稻叶君山与萧先生一山是也。两位名字都有一个“山”字，又均为名山著作，故借以为题。

我最初接触清史，便是那一译一著的名作，时间总在北伐前后，距今已六七十年，书既无存，印象亦已淡薄，今见张增泰先生北美来文《第一部清史》（见《文汇报书周报》），唤起儿时读书的回忆，感到有许多话可说；但并不是论两书的内容，而是有关两书的轶事，或不免于“横通”之讥。

史和字典一样，总是后来居上，后来著作可以吸取前人之所长，只要不直接抄袭，不去侵犯著作权问题。但著作者独特见解，自不容抹煞，所以两书问世，均已超逾甲子，却光芒依旧，不可淹没。当稻叶君山蓄志撰《清朝全史》时，清室未屋，

但已风雨欲来了，清亡三年，始获成书，我想其书名大概是后来更定的。这部书最大的特点，是书中附有大量图像，清代历朝帝皇的画像更搜罗无遗。最令我难忘的乃是雍正帝的像，戴着一头假发，绝似欧洲路易王朝的人物，这幅珍异的画像，后来似不曾被翻印利用过。

《清朝全史》的译者是但焘，留日学生，兴中会的老革命。这样一部百万字巨著，短短二三月时间便译成了，那样迅速是与中华和商务业务上竞争有关。中华于民元从商务分裂出来，便与商务分庭抗礼，以此书作为竞争重要武器，大致由中华重要人物张相促其成并躬为纂校，果然中华出版此书大获成功。我获此书是在乡间僻野，煌煌两巨册居然陈列案头。不图十年之后抗战事起，避地沪上，所僦之居，即但焘之余屋，他虽然随政府西撤，其儿子和夫人尚滞留，相处达二年，宾主甚为相得。

但焘是湖北人，蒲圻籍，清属武昌府，辛亥首义，他大概还不能算元勋，所以在国民党政府只能混一个高级闲官，在于右任手下挂了一个监察委员。从前出书，作者的署名非常啰嗦，名和字号、籍贯、时间都要写上去，所以张先生被弄得稀里糊涂，以致说“译订者但焘，即夏蒲圻”，似乎是但焘的一个笔名或化名叫“夏蒲圻”了。其实蒲圻是但焘的籍贯；“即夏”者，稻叶君山的书于是年四月在日本出版，他便在那年的夏日把它译成了。如此啰嗦的署名，难怪张先生会搞错的。

中华这一招使商务吃了亏，不甘在这热门的选题示弱，于是出版了《清代通史》，作者萧一山。萧先生著此书时，年方弱冠，是一位神童。书还不曾杀青，商务便迫不及待地出版它的上册，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一样，下册却迟迟不见问世。我虽读过几遍上册，却未窥全豹。商务挟后来居上之势，在清史选题上击败了中华。记得《清代通史》装帧非常考究，黄色硬

封精装，那时还没有《大学丛书》，后来《清代通史》不知有收入《丛书》否？当时以商务印刷力量之雄厚，尚不能制造《丛书》的硬壳，还都是向日本定制运回上海配成的。

萧先生小时了了，大亦甚佳，抗战时期，弃文从政，胜利之后，李德邻先生开府北平，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那是一人之下的最高军事长官，其秘书长即是萧先生，担任这样重要的幕僚长，其年总已近不惑了吧。

《清代通史》的下册，似终于在海峡彼岸完成并出版，成了完璧；而且昔日神童，已不知于何时奉玉帝之召修史天上，存年总在七十以上。

萧先生的《通史》，身后还有余波，近年两岸文化交流日繁，许多名著两地均可印行。萧的遗孀把《清代通史》的版权授予南方一家出版社发行大陆版；北方一家资深出版社却说得到国家授权，凡是彼岸的学术名著必须归他们出版，引起了一些小纠纷。我虽得知此事，却不便越俎代谋，结果是南方尊重政府法令让了步，拱手给北方出版。这是三四年前的事，至今不知已经出版与否？是为念念。

廉政与养廉

“廉政”两字，现今一般人都耳熟能详；但“养廉”这词听到过的人却甚少，因为它的消失业已八十多年，已成为历史陈迹。但在今天倒也不妨拾起来谈谈，不失为有意义的事。廉政建设和养廉制度，同是对付官吏贪污的手段，然两者的作用不同，前者是消极的以惩治为主，后者则是积极的预防的办法。

辛亥革命之前官吏的俸给到底有多少，恐怕一般人不大会知道，徒听小说家言如何如何，那是靠不住的。考稽起来，实在是菲薄得可怜而且可笑。以清代而言，京官中官居极品的正一品大学士每年只有银一百八十两、米九十石，外吏中的正七品知县为银四十五两、米二十二点五石，折成月薪，真是可怜亦复可笑。这样的收入，简直要官吏们枵腹从公，养妻贍儿之不暇，安能望他们去治理国事？但倒从来不曾听说一个官吏饿死过，想做官的人依然拼命营求，其故何在，不说也人人知道其中的玄虚。

若说除了政府规定的俸给之外一文不取的廉洁的官也不是没有，清代很有几位官至一品的大臣，如康熙朝的汤斌、乾隆朝的刘统勋，在任时卒官，连棺木都是同寅们凑办的。皇帝

亲临其丧，见其箱篋中只有几件破衣和几两碎银，也忍不住流了泪；但这毕竟是极少数，背后或许还被人议论为“慧大”。

清人人关以来八十年后，贪污之风愈演愈烈，号称英明的康熙大帝对此毫无办法，虽然发现了贪官污吏，也尽办惩治，但是并无效果。从前有句老话，叫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官吏也是如此，他们要捞钱，并不怕杀头。

康熙的儿子雍正，名誉不大好，朝野传说他夺位、弑父杀弟，凶残得不得了。其实这些都是爱新觉罗氏的家事，与民无涉，正和明代的永乐篡夺侄儿的帝位一样，也是朱氏的家事，天下偏多方孝孺那样爱管闲事的，拼着灭十族去嚼舌头。雍正究竟是在外头呆过到中年才去当皇帝的，他深明民情事理，所以一朝政权在手，便作出了好几件值得赞扬的大事：你说他残酷不人道，却不道最不人道的酷刑——腰斩，刑人至杀头还嫌不够重，把人从腰部一斩两段，使被斩的上半截尚有若干时有知觉，甚至还能在地上用手指蘸血连写七个“惨”字，雍正毅然废止了腰斩，永远不许再用。

其二是解放了浙江的“堕民”，这是从明初到那时已历四百年的不齿与齐民之列的一部分人民，从事卑贱的职业不与一般人通婚嫁备受歧视。雍正认为是不公正的秕政，下诏予以解放。但这个德政却未被被解放者所接受，因为若叫他放弃已成为专利的卑贱职业，则便要没有饭吃，所以要延至二次世界大战中才能够真真解放。

以上两者总还所涉面不广，我只是为这位恶名昭彰的皇帝略说几句公道话做翻案文章。至于第三件大事却是真真的大事，关涉国计民生天下兴亡的伟大设施，便是建立养廉制度。雍正深知民瘼，当然更深知“官瘼”，知道官吏不贪污便是吃饭都困难，于是设想把广义的贪污归官吏私囊的陋规、养廉、火耗等等钱财化私为公，正式由政府分派给各级官吏，这

既不增加国库支出，又使官吏不污名声而得到实惠，这便是“养廉制度”。这个设想交群臣廷议时，遭到廷臣反对，他凭着皇帝的独断，力排众议，把它付诸实施。一直到辛亥革命，施行近二百年，虽然后来日久玩生，总算对国家人民是做了一件好事。至于这个制度尚未臻完善，尤其是分配很不公允，那是时代的局限，并不能予以深责。

这个设施分京官和外吏两部分进行，先是外吏，因为它是亲民之官，又天高皇帝远，贪污害民较辇毂之下的京官便当，所以外吏的养廉既比较早行而且远较丰厚；其次是养廉的数字，也令人吃惊，竟高至原来的俸给二百倍之多。以相当于京官正二品侍郎的那时河南省巡抚为例，每年的养廉银为三万两，为原俸的 186 倍；知县则是二千两，为原俸的 45 倍。乍看是惊人的天文数字，其实并不算高。原来，明清的外吏，并不能只身治事，他必须延聘多位师爷、幕友，还有许多馈赠应酬费用，都要出自他的私囊；尤其是最高级外吏的督抚，所聘的幕友都是名士，聘金优厚异常，而送往迎来的仪贶和致送京中大老及都老爷的夏日“冰敬”、冬日“炭敬”，也不是少数。这些看似惊人的养廉，能真正积蓄下来供求田问舍以及养老长子孙的，实在只是极少数而已。

到了清季水涨船高，雍正年间督抚养廉每年二万两，在名督抚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大手笔时代，已高至每年七八万两，还说不够开销。

京官比起便大大不如，以当国四十多年的两朝皇帝的嫡亲伯叔父恭亲王奕訢而言，虽赏食亲王双俸，也苦难以支撑门庭，不得不与门房商量，提高“门包”的数字而和门房分肥，其门包数字从五十两增加到一百五十两，喧传人口，几乎要被都老爷白简登诸弹章。但京官也有苦乐不均，主要衙门吏户礼兵刑工，素有富、贵、贫、贱、威、武之分，光绪间大学者翁同龢，

潘祖荫分任户部、工商尚书，是同乡兼好友，户部贵而工部贱，养廉之外，户部特别还有福利，光“饭食银”便每月数千金。有一天潘祖荫见到翁同龢案桌上刚送来的饭食银，便攫了几锭扬长而去，说是可以救数月之穷了。

到了清朝要失国时，孤儿寡妇，贪污顿时大炽，和恭王相埒的庆亲王奕劻父子，苞苴之多门庭若市；区区的养廉银，早就不在眼中；袁世凯被贬去国时，倒不蓄私财，他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勤司令军饷局总办中表张镇芳看他无以生计，便将局的结余银送给他，一送便是三十多万两。挥霍了几年，到了“龙驭上宾”还是精穷，每个儿子分的遗产竟只有二三万两之微，说这位窃国大盗是贪污，真也冤枉。

从辛亥到抗战这十几年中，养廉制度取消厘定官俸，并且幕友改为秘书成了国家官吏，那倒是做官的黄金时代，相当于从一品的部（总）长和省长（特别市市长），月薪是八百元，还有同数字的机密费，一共银元一千六百；即使是国立大学的教授如北大的胡适和周作人，也和中级官吏相等有四百多元，真是优哉游哉，大可卒岁。可惜的是北洋政府常常要闹欠薪，北伐后的几年，倒是从不拖欠，所以做官还是读书人最好的出路。到了通货膨胀成为“恶性”，出现了“公教人员”一词，那就贪污之风不得不伴之大炽了。

养廉制度与廉政建设，是根绝贪污相辅相成的两个手段，我们的“廉政”下面还有“建设”两字，想来决不是光只是惩治，一定还有跟养廉制度相似的内容；只是兹事体大，要办好实在太不容易了。

《新月格格》索隐

近在荧屏上播放的电视剧，有几部都是属于清代故事的：《宰相刘罗锅》在片端郑重声明它不是历史，也不是历史小说；《血墙》则庄严宣告它是纪念中法甲申战争一百一十周年的。前者果如所声明，虽不是历史，却把很多历史上其他人物的轶事传闻都归到刘墉身上，如纪晓岚等不必说了，连道光皇帝衣服打补丁的传说也收罗在内；后者应该是一部严肃的史剧了，却不知何故把历史上知名的人物的名字改了，而且这几位名人并不是坏人，何以要隐讳？既改了却又在片末告诉观众其真实名字，实在令人莫测其高深。总之，这些电视剧总难称为历史剧。

最近的一部是《新月格格》，我是从播放到中途偶然看到知悉是琼瑶的作品才开始收视的。我对琼瑶的作品有特殊的感情，因为她是她一位故人的儿媳，她的小说发行人、电视剧的策划和监制人当然是他的儿子。想起半个世纪前和故人交往频繁时总在福州路他的寓所兼书店和律师事务所见过这位年轻的儿子，真是“贱日未殊众，贵来方悟稀”，“贵”字当然应易为“富”字，儿子在海峡彼岸是否曾从过政不得而知，但成为出版业的巨子是一定的。

可惜的是我与故人睽隔三十余年，在可怖的岁月中，虽所居邻近，有时且听到他的声音在我楼窗下而过也不敢招呼一声。直到河清海晏，才放胆前去探视，他却已久卧床第，不识人也不能作一语了。不久他的遗孀告诉我有一位女儿在联合国工作，已电告或许能回国奔丧，却一语未涉这位儿子，因为那时两岸通讯和往来迥不同后来。所以儿子决不能前来；那位或许从不曾见过面的儿媳，自然更不用说了。

琼瑶的小说笔端细腻，情意缠绵，是两岸睽隔数十年后较早到此岸的一位女作家，其作品数十部在大陆的销路将近千万册，非后来接踵而来的众多女作家所能及；但是我看过她的小说却极少，因为实在没有那么多的闲暇及此。但被改编为电视剧却很少漏却，因看书必须全神贯注，看电视倒可一面工作，一面观赏，并非难事。据说《新月格格》是她五十部作品中的封笔之作，她的作品多是现代题材，而《新月格格》却是以清人人关时代为背境，就格外令我注意。

据我浅陋的清史知识，剧中人物，除了太后之外，都无法对起号来，因之只好认是琼瑶的创作而不是什么历史小说。不过这也并非创举，鲁迅的故事新编，也应该属于他的创作范围，和曾孟朴、高阳的作品不同。

《新月格格》颇有似于曹雪芹的《红楼梦》，最早的红学，端推蔡元培的《红楼梦索隐》，蔡先生是身兼翰林院编修的太史公和欧洲的文学博士两个衔头的大学者，虽然他的《索隐》在科学考据下被贬为一无是处，但我仍非常喜爱，不辞再四阅读，所谓味在甜酸苦咸之外也。我虽不逮蔡先生学问万一，但因瓣香阿好蔡先生之作，也想简略地对《新月格格》作一些索隐，以供琼瑶作品的爱好者进一步研究。

琼瑶此作，当然也决不是凭空创造，而是有人有事加以影射渲染而成的。限于篇幅，只能极简略的猜索。这位主角格

格新月，原型人物并不是满族而是汉人，她叫孔四贞，她的父亲是大汉奸民族叛徒孔有德。孔有德本是皮岛毛文龙部将，袁崇焕屈杀毛文龙，孔有德与耿仲明、尚可喜叛降清军，多次助清侵边掠取，入关后受封定南亲王（即剧中的端亲王），经略广西，被李定国所败，合家自焚，只留下四贞一女。事在顺治年间，清太宗的皇后以皇太后主持朝政，当然视孔有德为尽节的忠臣，便把四贞收养宫中，这便是“格格”（公主）之称的由来。孝庄文皇后的意图是要待她长成后配给年龄相当的顺治帝为妃，但此事并未成功，原因是四贞或许并不漂亮或顺治另有所爱董鄂妃，所以太后只好把她认为义女，并且“指婚”孙延龄。因为作妃不成而孙延龄（有德部将）又叛清降吴三桂关系，成为清初忌讳的事。只有吴梅村集中有《仿唐人本事诗》七绝四首，后来笺注吴诗诸家都不敢注笺此诗的本事，连号称最翔实的程穆衡笺本，也说“此诗第一首无可考”。实则第一首云：“聘就蛾眉未入宫，待年长罢主恩空；旌旗月落松楸冷，身在昭陵宿卫中。”前两句所叙明白如话，哪有什么“无可考”呢！孔四贞自恃太后义女格格之尊，作天子妃不成，下嫁麾下一个裨将，当然骄纵跋扈视夫婿若无物了。

再引吴诗的第四首：“新来夫婿奏兼官，下直更衣礼数宽；昨日校旗初下令，笑君不敢举头看。”这是一出喜剧的好题材，可惜琼瑶不作此图而另辟蹊径写成一出四角恋爱要被汉人讥为“聚虐”的悲剧。

满人在关外，厉行奴隶制度，掠得及降人都被隶奴籍，曹家包衣世家众所周知，连入关封王的四藩也不能免。吴三桂和耿仲明无可稽考，尚可喜是被编入镶红旗的，则孔有德入旗极可能，孔四贞成为格格且在满汉不通婚的原则下太后公然“聘就”“待年”，也便合情合法了。琼瑶作品不似其他胡编乱造的作品，其高明便在于此。